



英雄所见 (三首)

■ 唐毅

之一

闻名遐迩的山湾令人荡气回肠
不一样的乡村叙事
这麦芒上的舞者，这神话的创作者与解析者
风在山的这边，风在山的那边

多么神奇的土地
这熟悉的田园，这清新的牧歌
这富庶的人间……都是古今英雄之所乐见的
英雄湾亦乐于呈现，并略有不同

之二

秋天的英雄湾丹橘飘香
如其一位故人，我在晨光中望向那座乡村书院
已经有些泛黄的银杏叶片
如一枚枚奖章。一所几无门槛的大学

好客的主人热情周到
把我从诗歌的江湖请进历史的册页
他们神态自若，雍容大度且进退有据
此即遍地英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之三

渝水之滨的九龙坡南
一群人相约煮酒论诗。论及天下英雄
说是除了“曹刘”，
很多人恐怕都有深怀如是情结
谁还不会周游，击剑，任侠，还乡

谁还没有一点豪气干云
看看那些让一度沉寂的乡村振翅欲飞的人
仿佛在谈笑间，天地就已经翻覆
英雄本色依旧。这一众致敬应该还不算迟

生活散章

■ 黄华春

遗忘

像冰雪之有消融，春花之有凋谢，秋月之有西坠——
在人生中，我们有遗忘。

一间狭小的屋子，要想装进新的东西，就必须先清理旧有的杂物。
有时，遗忘，又是我们的敌人。
它可能让我们忘却了遥远的大海，忘却了来时的山路，忘却前方探路的勇士。

有些遗忘像夜风吹过，有些遗忘像江水滔滔，有些遗忘像群山隆起……

遗忘该遗忘的，脚下的步履将更加轻快。
记住该记住的，心中的灯火将更加明亮。

疼痛来袭

像山崩，像地裂，
像千军万马在心之草原厮杀。
疼痛引起的海啸，淹没了所有的岛屿，以及岛屿上所有的城堡。

这颗石子埋伏在我体内，已有些年，一直与我友好相处。今夜，却向我发起了突袭。
人生常常就是这样，有时，一粒小小的石子，就会杀得你人仰马翻。

在嘉州绿心公园

有的人在跑，有的人在快走，有的人在原地踏步，有的人在倒着走。
跑的人，或三五人，或一群群，他们有着统一的服装，整齐的步伐，嘹亮的口号。他们在人生的赛道上，常常跑出明月，跑出日出。
快走的人，常常都是一个人。他们的双臂摆动得夸张而孤独。他们的脚步，不断地擂响地球之鼓。

原地踏步的人，大多留恋于道路两旁一杯杯美酒：春有招蜂引蝶的桃李，夏有紫霞满天的马鞭草，秋有金币闪闪的银杏，冬有热情奔放的海棠。
人啊，一学会享受，脚步就停了下来！
倒着走的人，医生说，他们都是病人。

他与星星永在

——我和白航先生的诗歌情谊

■ 枫叶

上世纪80年代，青年人大多数都有着狂热的文学梦，我就是那群追梦人之一。

当时，中国诗歌界南有《星星》诗刊，北有《诗刊》，两大刊物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一代文学追梦人。

我常年订阅《星星》，每期品读之后，都有很大收获。我爱上《星星》，从此，我开始写起诗来。

一次，无意读到《星星》致读者的一封信，公开信上说《星星》认稿不认人，倡导公开、公平、公正的用稿原则，将让编者和读者、作者交流。于是，我把写了多年厚厚的一叠诗稿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给当时的主编白航寄去。

十天后，一封印有《星星》草书字样的信封飞到 my 面前。那是一个厚厚的大信封，投了几年的稿从没见过过《星星》的退稿信，今天有了，看到信封上《星星》两字，我感到无比亲切。迅速打开一看，我的稿件原封原样全部被退回，里面连信笺都没有一张。正当我失望时，突然，两行娟秀的小字在我原稿第一页出现：“劳动可嘉，属诗尚少。白，5.6。”那是白航先生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给我回信，将就在我稿件第一页写下这句话。看到这句留言，我非常兴奋，大受鼓舞。十天后，我又给白航先生寄

去二十首诗。又是十天，一封印有《星星》字样的信再次飞到 my 面前。这次是一个小信封，我火速打开，里面有巴掌大一张信签，是白航先生一封简短的信：“贵清同志：你寄来的诗稿，我看了……”后面的内容大意是，诗稿完全不行，今后不要来麻烦我。我看到这封信，心头凉了半截，看来我根本不是写诗的料，从此再也不好意思给他写信了。

半个月后，我冷静下来，明白是因为自己文学素养太差，才写不出好诗来。

后来，我拼命读书，除读《星星》，还读全国各地的诗刊以及其它文学刊物。一年后，我感觉在诗海里收获了一些东西。于是汲取过去的教训，只写了三首小诗装在信封里，又给白航先生寄去。又是一个准时的十天后，一封熟悉的小信封寄到我手中。我迫不及待打开一看，信一开头还是称呼：贵清同志。内容大意是，诗稿收到，这一年多来，你的进步不小，我给你选了一首小诗《歌声》拟发《星星》9月号。看到白航先生的来信，我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啊！我终于要登上《星星》了。能登上《星星》，我是多么幸运而快乐呀。一个月后，我收到《星星》诗刊的正式发稿通知单，那高兴劲儿，只有那个年代的文学追梦人才能体会

个中滋味。

接下来，我把那几年读《星星》诗刊的感悟写成一篇2000多字的诗歌评论《寄语星星》，再次给白航先生寄去。很快，白航先生来信了，说我那篇诗评写出了一个忠实读者对《星星》热爱的心声，拟在当年《星星》8月号发表。

那年8月，在征求白航先生同意后，我带上家属到成都旅行，第一次到四川省作家协会宿舍，拜访了久仰大名的白航先生，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第二年6月1日，我收到《星星》诗刊通知，叫我参加由《星星》诗刊举办的大邑大飞水风景区采风活动。通知上说，这是全省诗人的一次改稿会，邀请了全省一些著名诗人和诗歌报刊杂志的编辑。那年6月9日，我准时到省作协大院，坐上省作家协会安排的车辆前往大邑大飞水风景区参加采风和改稿会。改稿会让我终身难忘，参会者有诗人白航、叶延滨、孙静轩、流沙河等。我带去15首诗，白航先生选编了两首在《星星》当年的9月号上发表。

认识白航先生两年后，他离休了。但我们依旧保持频繁的交通联系。

白航先生离休后的第五年，我邀请他及夫人邓老师来我家



石磨豆花

方长哲摄

择子豆腐

■ 虞彩虹

在家乡，被称作豆腐的，似乎有三种。一种白色，由大豆加石膏或盐卤做成，即平日里人们所称之豆腐，最为常见；一种绿色，由某植物的叶子做成，具体什么叶我不清楚，人称柴叶豆腐。还有一种择子豆腐，顾名思义，由择子做成。

用择子豆腐作夏日点心，人们乐此不疲。

酷暑难耐，奔到厨房的阴凉处，揭开那个盖了纱布的钵头，划出一块择子豆腐，小心翼翼托于手掌，用碗接着，再用竹片小刀划拉成迷你的小方块，浇了醋，撒上白糖，迫不及待地舀一勺入口。只是，未及细品，一不小心，那豆腐就滑入喉头，咕嘟一声，落肚了。心下自然有些遗憾，好在嘴里还有酸甜可供回味。第二口，第三口，就汲取了教训，努力将滑溜溜的豆腐挽留，和了那糖那醋细嚼一番，再慢慢咽下……几口下去，凉爽之中，凉意顿生；一碗下去，暑气尽消，连五脏六腑都弥漫起一股子清凉。

其实，吃完择子豆腐，剩余的汤汁，也是很好喝的，酸甜不腻，咬之沙沙有声，那是还来不及融化的白糖。

这种吃法，很是淳朴，一如择子豆腐的模样。择子豆腐，多为褐色或浅褐色。这样的今生，和它的前世——择子粉是脱不了干系的。择子，是山上的一种野果。我们自小就这么叫，周边县市的人似乎也这么叫。然而，这择子，在植物学里究竟为何物，我至今心存疑问。有人说学名为石栎，也有人说是柞树果，看图片，石栎更像，然终究不敢妄断，觉着还是

叫择子最为妥帖，习惯又亲切。

说更像，是因为择子的模样我是清楚地记得的，儿时不多的上山机会里，也曾看到过择子挂于枝头，一小串一小串结伴而生，初时青绿可人，慢慢转黄再转褐色，那是它们日渐成熟的模样。单看一枚果子，椭圆，底部有个托，托的手感粗糙，但纹理精致，而果壳光亮，顶端还有个细小的尖儿。每次看到，总忍不住摘几个玩玩。想要做择子豆腐，得如大人们那样，拿了袋子，正儿八经上山采摘，这么几个是远远不够的。

采摘下来的择子，摊在竹篾席上，暴晒于烈日之下。儿一不小心，那豆腐就滑了脚丫，试着踩在上面，引发的后果多半是滑倒后摔个四仰八叉，惹得同伴一阵大笑。待果壳开裂，里面的果仁，就可以在冷水里浸泡后用来磨浆做粉了。采摘择子是个体力活，母亲向来体弱，极少上山，再加上我是个缺乏常识的糊涂虫，关于如何去壳，又如何将果仁变成择子粉，也就没有太多记忆，想来跟沥番薯粉异曲同工，将浸泡后的择子瓣磨成浆，加了水不断地挤压，底下用个大木桶接着，这些被挤压出来的汁水，慢慢沉淀，就会有一层厚厚的淀粉沉于水底。倒了水，将淀粉取出，切块，晒干，就是择子粉了。

深褐色的果仁，沥出来的粉，自然带了浓重的乳黄色，远没有番薯粉清白，但它和番薯粉一样，均属“土货”，且似乎比番薯粉更“土”。亲友邻里间，相互馈赠时，择子粉也比番薯粉金贵。若在从前，说“土

货”珍贵，“土”与“货”并驾齐驱，平分秋色；如今，说“土货”珍贵，更多是因为它“土”。物质丰裕的年代，人们已不缺“货”。

用择子粉做成的豆腐，深受人们青睐。说起来，择子豆腐做法简单，水煮开，倒入泡了水的择子粉，搅拌后沸腾一会儿，再装入各种器皿，慢慢凉却，择子羹就成了择子豆腐。然而，水跟粉的比例须得拿捏好，如果不细致，羹里会有粉疙瘩，看着不够光滑细腻，吃起来也很是影响口感。

假如说孩子眼里都有别人家的吃食，那么，在择子豆腐上，我却从未贪恋过别人家的。我们家没人上山采择子，倒也年年不缺择子粉，那都是邻里亲戚送的。母亲虽体弱，也不惜力，总是将加了水的择子粉先揉成团，揉透了，再加水泡上；浸泡时，水也换得勤，这样的择子粉杂质少，做出来的豆腐颜色相对清白，口感嫩滑，又没涩味；择子豆腐凉却成型时，钵里养上薄薄一层凉开水，表皮也就光滑细腻不起皱。每次煮择子羹，我就黏在母亲身边，看水开，看母亲用特制的长筷子搅拌，看羹沸腾后被盛入大大小小的钵头，最后看那锅边在柴火的余温中，翘起一层近乎透明的薄片……然后，手一伸，薄片入了嘴，粘在舌尖上，化为一番特别的滋味。

择子豆腐虽然吃法单一，也还是有讲究的，比如，得将豆腐划得尽量细小而有型，这样好看又入味。再比如，除了醋和白糖，最好加些凉开水，保证有足够的汤汁浸润豆腐而又不

红豆红衣裳，
漂亮的小姑娘。
唱歌唱得好，
人人都夸奖。
唱亮天上的星，
唱清河中水。